

星宿海文丛

龙仁青 著

雪域风情小说经典

GUANGRONGDECAOYUAN

光荣的 草原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星宿海文丛



龙仁青 著

雪域风情小说经典

GUANGRONGDECAOYUAN

光荣的 草原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光荣的草原 / 龙仁青著. —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09. 5

(星宿海文丛)

ISBN 978-7-225-03385-3

I. 光… II. 龙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 /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1851 号

星宿海文丛

光 荣 的 草 原

龙仁青 著

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
发 行 :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(0971) 6143426

发行部 (0971) 6143516 6123221

印 刷: 西宁德隆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120 千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 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225-03385-3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

龙仁青

漫像作者：
杨敬华

龙仁青，男，1967 年生于青海湖畔铁卜加草原。1990 年开始文学创作，用汉藏双文。作品见诸于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章恰尔》、《文汇报》等汉藏文报刊。著有传记文学《仓央嘉措秘史》、小说集《锅庄》等。翻译出版有《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》（藏译汉）等。作品多次获奖，入选《2006 中国短篇小说年选》、《2006 中国短篇小说经典》、《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6 年短篇小说选》、《新时期短篇小说选》、《〈章恰尔〉20 年精品集》等汉藏文选本及《小说选刊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选刊类杂志，并译介至国外。中国作协会员。

出版前言

整整 20 年前的 1989 年，我社曾推出以我省中青年作家为主的《西海文学丛书》，以为青海地方文学接续文脉，聚集力量，推动本土文化的发展。

文化，或者文明的形成，从来是需要经过漫长积累、艰辛努力而致。文学作品更是作为基础性的因素，对一个时代发挥着精神层面的积极影响。今天，我社推出《星宿海文丛》，即缘于这样一种认识，缘于我们对当下时代的一种理解和判断。

那些埋头工作的作家和诗人，无论曾游牧雪域、草原，或耕作于河湟谷地，或在戈壁独对旷原，在守住寂寞的同时，也守住了亘古至今的普遍价值，尽管这种价值变换着形式，然其本质不变。在一个仍在崛起的青藏高原上，我们能够看到，文学的星宿海正在汇聚和生成，成为惊心动魄的风景。

目录 CONTENTS

- 奥运消息 // 1
- 哈周和他的“北斗七星” // 12
- 人贩子 // 27
- 猎枪 // 55
- 光荣的草原 // 64
- 鸟瞰孤独 // 81
- 壁柜里的爱情 // 94
- 锅庄 // 108
- 城市的钥匙 // 123
- 拉贝次仁 // 140
- 雪青色的洋卓花 // 152
- 情歌手 // 167
- 放生 // 184
- 绛红色的山峦 // 204
- 牧人次洋的夏天 // 218
- 一双泥靴的婚礼 // 227
- 失去家园 // 247
- 小青驴驮金子 // 263
- 情歌 // 283
- 献给土地的赞歌(代后记) // 296

奥运消息

次洛有一架望远镜,挺好玩儿,往眼睛上一放,嘿,远处的东西就被拉到跟前来了。有了望远镜,次洛放羊的兴趣大大增加了。早上,不用阿爸再叫他,他自个儿早早就起来了。他草草地穿上皮袄,草草地洗一把脸,草草地吃一点糌粑,拿起乌尔恰^①,挎上望远镜,昂首阔步就走出了帐篷,等阿爸阿妈听到他响亮而又尖利的口哨声时,他已经把羊群赶出了羊圈,赶上了帐篷门前宽阔平坦的草滩。这天早上,当阿爸又听到口哨声后,对阿妈说:“瞧,咱们的儿子,出息了。”阿妈在一只铜勺里盛了半勺水,然后把水一口口含在嘴里,再让水从嘴里徐徐流出,接着这水很认真地洗着手洗着脸,听到阿爸说话,便把嘴里的一口水吐了,说:“还不是那架望远镜给闹的,等以后对望远镜没了兴趣,看他还会这么勤快不!”阿爸听了笑着说:“就算是望远镜闹的,可羊放得也不错嘛。”



次洛的这架望远镜,说起来还有点来历。

随着冬日的临近,天气一天天变得寒冷起来,草原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苍茫的黄色。这天早上,阿妈起个大早,因为昨晚刮了一夜的风,帐篷里就有点冷,阿妈想把土灶里的火早点生起来,这样等丈夫儿子起来的时候,帐篷里会暖和一些。土灶里的火刚刚燃起来,阿爸就起身了,他看着蜷缩在一件大皮袄里的儿子,一把把次洛身上的皮袄掀开,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阿爸阿妈都起来了,你怎么还睡呀!”次洛立刻打了个冷战,全身像抽了筋似的蜷缩得更加厉害。他气得眼泪都出来了,但阿爸却满不在乎地走出了帐篷,帮着阿妈干什么去了。次洛只好把委屈咽到肚子里,哭哭啼啼地穿上了皮袄。吃早饭的时候,次洛撅着嘴,没有理阿爸,阿爸呵呵笑着,说:“一个男人家,这个样子像什么呀。”说着把一碗拌好的糌粑递过来,次洛这才转怒为乐。

吃完了早饭,次洛帮阿爸把羊群赶到草滩上,独自一人去了一趟干河滩。干河滩在离他家帐篷不远的地方,本来是条季节河,到了冬天就没有了水,变成了鹅卵石的河床,这是次洛最喜欢来玩的地方。次洛走在干河滩里,那些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上落了一层霜,踩上去有点滑,次洛便不断地打着趑趄,并从中找到了乐趣。他就这样歪歪斜斜摇摇晃晃地沿河床走着,把一串串欢快的笑声撒在了空旷的草滩上。慢慢地,他离自家的帐篷越来越远了,他回头看看,他看到他家的帐篷变小了,像一只两岁的牛犊卧在那里。

次洛就是在这时候发现那只野狐狸的。



次洛有一架望远镜,挺好玩儿,往眼睛上一放,嘿,远处的东西就被拉到跟前来了。

本来，那只狐狸卧在一块硕大的鹅卵石下，一动也不动，正在兴头上的次洛也根本没去关心他周围的事儿。他的目光就像一串省略号，从所有的东西上一扫而过，总是向更远的远处看去，还真有一点目空一切的意思。不想就在这时候，他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，受了惊的野狐狸突然蹿起来跑了。

次洛看着跑远了的野狐狸，又跑过去看了看刚才狐狸藏身的地方。他断定这里是狐狸出没的地方，便想做个记号，以便下次带着阿爸来捉狐狸的时候，能够准确地找到方位。他本来想找一块大一点的鹅卵石做记号的，回头一想，这满河滩的全是鹅卵石，到时候就可能找不到了，于是他就去找一样其它的东西。次洛走出河滩，朝河岸往上的草滩上走去。由于鼠害，这片草滩上已经没有多少草了，大大小小的鼠洞却随处可见。在这里，次洛看到了一块纹刻着梵文六字真言的青石板，它就斜躺在一个鼠洞边。次洛把青石板搬起来，却发现石板底下有一样东西。

这是一把锈迹斑斑的藏刀。刀柄的一半已经不见了，而仅剩的另一半上一颗豆青色的松耳石却完好无损。次洛把藏刀捡起来，用皮袄袖子擦了擦，返身往回走去。

次洛就用这把藏刀做了记号，他把藏刀插在刚才发现狐狸的地方。

次洛的性格有点像阿爸，散漫，得过且过。晚上回到家里，他把发现狐狸以及在发现狐狸的地方做了记号的事忘在了脑后，要不是几天以后发生的一件事，他恐怕这一辈子

也记不起那只狐狸来。

也是个早上，次洛在阿爸的催促下很不情愿地把羊群赶到了草滩上。他低着头，跟在羊屁股后面，慢腾腾地走着，有点蔫不拉唧的样子。好在他怀里有一把弹弓，是阿爸为了哄他去放羊，乘阿妈不注意悄悄塞进他怀里的。想起弹弓，次洛来了点精神，他把手伸进怀里摸摸，弹弓好好地在他怀里“躲”着，好像是一个与他一起搞小阴谋的默契的伙伴。阿妈不让他随意伤害那些小生命，说那是造孽，死了会进地狱的。次洛在家乡的寺院里，看到过那幅画着六道轮回图的唐卡。那些因为做了坏事的人，被打进地狱后受到各种惩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所以他也不敢伤害那些小生命，但他喜欢和它们做游戏——两只老鼠正在追逐嬉戏，次洛就用弹弓在离它们很近的地方射出一颗石子，受了惊的老鼠各自躲进一个老鼠洞里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从洞口探出半个小脑袋来，警觉地看着他——次洛喜欢诸如此类恶作剧似的游戏，他也从中得到了无限的乐趣。

这会儿，次洛已经把弹弓从怀里掏出来拿在了手上，他想，一会儿把羊群赶到前面那座阳坡上后，就到干河滩里去打雪鸡玩。那些雪鸡，你打它们一下，它们扑棱一下翅膀，飞半截又落下来，再打它们一下，它们又飞半截再落下来，就是不愿往远里飞。有一次数洛就这样和雪鸡逗着玩，等他发现的时候，他已经走出了很远，便再也无心恋战，只好打道回府。

羊们开始啃吃牧草了，次洛便朝着干河滩走去，却发现

干河滩里今天有几个人，次洛甚至听到了他们的说笑声。本来就对什么都感到好奇的次洛不假思索地走了过去。

那些人都戴着太阳帽，背着一只帆布包，他们正在互相传递着一样东西，人人都兴高采烈的样子。次洛便凑过去看了个清楚。

那是一把藏刀的半截刀柄！次洛立刻想起了他作为记号插在狐狸出没处的那把藏刀。

“半截刀柄算什么，我捡了一把藏刀都没当回事儿。”次洛有些不屑一顾地看着那几个人，一边自言自语着，一边返身往回走去。他觉着这些人不好玩，没什么意思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从次洛后面忽然传来一句纯正的藏语，让他大吃一惊，他回过头来，十分意外地看着他们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又是一句藏语。这次次洛看清楚了，是那位太阳帽上绣着一只金色的雄鹰的小伙子说的，他正望着次洛微笑着。

“我是说……”次洛有点犹豫，“我捡到了一把藏刀。”

“是吗？”说藏语的小伙子声音忽然增大，他继而用汉语对那位年长的，脖子上挂了一架望远镜的男人说，“头儿，他说他捡到了一把藏刀！”

那几个人忽然朝着次洛涌了过来。

次洛带着那几个人沿着河床去找那把藏刀。性格散漫的次洛已经忘记了大致方位了，他们只好在河床里横站成一排，一步一步地进行地毯式搜索。最后还是次洛首先发现了藏刀，藏刀斜斜地插在石缝里，刀柄上镶嵌的那颗豆青色



松耳石上落了一堆鸟粪。次洛把藏刀拔出来，在皮袄袖子上蹭了蹭，递给了那位会说藏语的小伙子。

“头儿，你看！”小伙子立即大声叫着，朝那位年长的男人跑了过去。不大一会儿，那几个人就抱成了一团，他们欢呼雀跃，兴奋异常。次洛呆呆地站在一边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那位年长的男人看见了次洛，他像喝醉了酒一样翘起着走过来，忽然抱住了次洛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年长的男人说，“你让我们找到了这里就是吐蕃古战场的重要证据，你是历史的功臣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！”

次洛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说藏语的小伙子走过来翻译：“他说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这把藏刀。”说完也过来和次洛拥抱了一下，其余的几个人也过来和次洛一一拥抱。次洛便嘿嘿笑着，不断地张开双臂迎接一次次的拥抱，他觉得这样挺好玩。

年长的男人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，他过来问次洛：“你是在哪儿发现这把藏刀的？”

说藏语的小伙子急忙做了翻译。

“在那儿。”次洛指指干河滩往上的那片草滩。

年长的男人便招呼大家到那儿去看看，临走之前，他把脖子上的望远镜拿下来，挂到次洛的脖子上。他还帮次洛把望远镜按在他的眼睛上，次洛立即看到了他家的羊群，那只叫森森的母羊湿漉漉的嘴唇几乎就要挨到他的鼻尖上了。

次洛吓了一跳，他急忙拿开望远镜，朝着自家羊群的方向看了看，他只看见一小片白色像一小朵云彩一样在远处地平线上飘浮。次洛又把望远镜按到眼睛上，这回他看到了他家的老拴狗，老拴狗正在啃吃一块骨头，挂在嘴唇上的口水长长地耷拉到了地上。

“送给你！”年长的男人说。

“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”说藏语的小伙子立刻做翻译。

次洛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等他明白望远镜已经属于他的时候，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，和年长的男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接着他又和每一个人都拥抱了一下，便拿着望远镜飞也似的往家里跑去。年长的男人、说藏语的小伙子和其他几个人看着他飞奔而去的身影不由笑了。

次洛感到他脚下的草地迅速地往后滑去，耳边是呼呼的风声，他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快地跑过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惊喜过。他跨过干河滩，横穿羊们正在吃草的那个阳坡时，受惊的羊们急忙从他身边跑开，跑远了停下来，好奇地看着他。

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家里时，阿妈捡牛粪去了，阿爸一个人躺在男房^②里，正在听收音机。收音机里正在播放《格萨尔王传》，阿爸跟着收音机有一句没一句地哼唱着。次洛猛地冲进帐篷，把阿爸吓了一跳。

“怎么啦？”阿爸坐了起来。

“阿爸你看！”次洛把望远镜递给阿爸。

阿爸接过望远镜，仔细地看了看，说：“这是望远镜，哪



儿来的？”

“外面来了几个人，他们送给我的。”次洛指指帐篷门外，心里对阿爸知道这是望远镜有些意外也稍稍有些失望，本来他想让阿爸大吃一惊的。

阿爸朝帐篷门外看了一眼，他什么也没有看到，边看边问：“他们为啥要送给你这个？”

“我帮他们找到了一把藏刀。”说到这里，次洛忽然想起了那只狐狸，便又说，“阿爸，我发现了一只狐狸。”

阿爸听了次洛的话，一时愣在那里，没听懂次洛说了些啥。

自从有了望远镜，次洛没有了以前懒惰、散漫的毛病，放羊的积极性大为提高，他每天都早出晚归的，省了阿爸不少事儿，这让阿爸感到高兴；他也不像以前那样爱玩弹弓了，这又让阿妈感到放心。有了望远镜，次洛也看到了许多东西。他看到远处雪山上又多了几猎经幡，新鲜而又亮丽；他看到离他家不远的阿克普罗家的帐篷上破了一个洞，他们家在县城工作的儿子万玛这几天回家来了。

这天早上，次洛把羊群赶到草滩上后，便用望远镜到处张望着。远远地他看到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蠕动，起初他以为是一只野兔，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报纸，在风中不知何去何从地飘动着。次洛决定去捡起那张报纸，便扔下羊群，朝那张报纸走去。他一边走，一边不断地拿望远镜观察。当一把芨芨草挡住了随风飘动的报纸时，他走到了报纸跟前，也就到了阿克普罗家。

他把报纸捡起来,他看到报纸上有一张大大的照片。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姑娘微笑着,一手拿着鲜花,一手还拿着一样圆圆的东西,那东西是用一条布带挂在脖子上的,就像此刻的次洛,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。次洛不知所以地看着,又朝阿克普罗家的方向看看,他看见阿克普罗家在县城工作的儿子万玛在家门口看书,便走了过去。万玛看到次洛脖子上挂着望远镜,手里拿着报纸的样子,不由笑了,但还是很礼貌地说:“次洛来啦,快请进。”

“不进啦。”次洛把手里的报纸晃了晃说,“你给我看看这个,这是什么意思。”

万玛把报纸接过来看了看。“本报悉尼今日电: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时52分,26岁的上海姑娘陶璐娜在第二十七届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,以488.2环的成绩夺得冠军,为中国奥运军团夺得首枚金牌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悉尼上空奏响。”

次洛期待着万玛的回答,万玛却欢呼雀跃着钻进了帐篷,又从帐篷蹿出来,手里拿着一条哈达,向着前方的草原飞奔而去。

次洛意外地睁大了眼睛,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帐篷一侧的老拴狗受了惊,狂叫声不绝于耳。

① 乌尔恰:放牧用的抛石器。

② 男房:帐篷以土灶为中轴线分为两部分,日常进食和招待客人的部分为男房,另一部分则为女房,相当于客厅和厨房。